时光印记

一榻清风，归予豫章

■吴承平（江西南昌）

南昌东湖的流水，淌过千年晨昏，始终温柔守着一方亭台。世人唤它孺子亭，为纪念那位独留清风于豫章的布衣先贤——徐稚，徐孺子。

汉末乱世，朝堂纷扰，功名如沸，利禄如潮。天下士人奔走仕途，汲汲于庙堂高位，争逐一世荣华。唯独徐稚，生于豫章乡土，长于赣鄱山水，终身布衣耕读，不赴征辟，不逐浮名，以一身清瘦风骨，守住了乱世里最难得的纯粹与从容。

世人皆知“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千古佳话。彼时陈蕃守牧洪州，素来耿介，不应酬俗客，却唯独为徐稚破例。府中特设一榻，旁人不得落座，唯有徐稚登门论道、闲话山河时，方才徐徐放下。故人离去，便悬榻于梁，谢绝所有喧嚣应酬。这一悬一放之间，早已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礼遇，而是两个通透之人，对清贫风骨、本心道义的双向敬重。

徐稚一生，不恋朝堂方寸地，只恋豫章田间风。他饱读诗书，胸藏丘壑，通晓古今治乱，却从未想用学识换取仕途前程。朝廷屡次征辟，高官厚禄相邀，他皆淡然婉拒。于他而言，读书从不是攀附权贵的阶梯，修身立德，守心守拙，才是此生修行的本意。乱世浮沉，人人急于立身扬名，他偏偏选择归隐乡土，春耕秋收，灯下读书，以最朴素的烟火日常，对抗世间的浮躁与荒唐。

他的清高，并非孤僻孤傲，更不是避世冷漠。友人离世，千里奔丧，一身粗布行囊，徒步奔赴山海相隔的远方，不为虚名，不为酬报，只为心底一份纯粹的情义。待人赤诚，处世温良，心怀悲悯却不张扬，学识渊博也不矜傲。他的风骨，是温柔的、谦卑的，藏在烟火田垄，落在寻常岁月，而非高悬于世人仰望的碑帖之上。

千百年后，王勃登临滕王阁，落笔成文，一句“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让徐稚的名字随赣江风月流传千古。可真正读懂他的人，不会将他归为朝堂名士、千古重臣。他从不属于繁华朝野，只属于这片温润的豫章土地，属于东湖的清风、城南的田野，和每一个甘于平凡、坚守本心的普通人遥遥相契。

岁月更迭，世事翻覆。当年的官榻早已湮没尘烟，汉末的风雨尽数落幕，唯有孺子亭静静立在湖畔，看流水悠悠，看人间更迭。后世无数人慕名而来，追寻高士遗风，有人叹他错失功名，有人赞他风骨卓然，而徐稚本不需要世人的惋惜与称颂。

回望历史，乱世之中，顺势而为是常态，逆势守心是修行。当所有人奔赴繁华，他选择退守本真；当他人追逐功利，他选择清贫自守。所谓南州高士，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封号，而是一种清醒的选择：不困于名，不扰于利，不随世俗浮沉，不负本心澄澈。

东湖晚风年年依旧，拂过亭檐草木，穿过千年时光，仿佛仍在诉说一位布衣先贤的平生。世间荣华终会褪色，名利终成尘埃，唯有清风不朽，风骨长存。

徐稚赠予南昌的，并非一段可供夸耀的千古典故，而是一缕穿越千年、生生不息的坦荡清风。它落在赣鄱大地，浸润乡土人心，默默启示后世众生：最高贵的人生，无关地位尊卑、史册留名，只在于身处烟火而澄澈，历经浮沉仍清白，一世安稳从容，本心不负。

诗歌

夹金山的夜

张雅晴（江苏无锡）

今夜我们睡在雪旁边
听风数完最后一遍行装
星光照着背枪的肩
草鞋踩进冻土，深深浅浅
雪花落在每个人的脸上

有人摸出半截皮带
在石头上刻下明天的路
有人把最后一把炒面
撒向空中，像撒下春天的种子
风把话传得很远很远

崖缝里冻僵的号角
忽然动了一下
于是整座山都开始传递
那些被雪压低的姓名
一个接一个，传到山那边

我们挤成一团，像一堆火
靠彼此的体温把歌唱暖
当冰凌在帽檐结出亮晶晶的花
有人指着说，看那就是陕北
大家都抬起头，眼里充满光

夜深得只剩下心跳
月光一针一线地
把破碎的足迹
缝成地图上还没干的河
河水流向北方

天快亮时，雪停了
后来的人说
那夜的雪没有化
一直亮在书页里
像还没打开的黎明

渡船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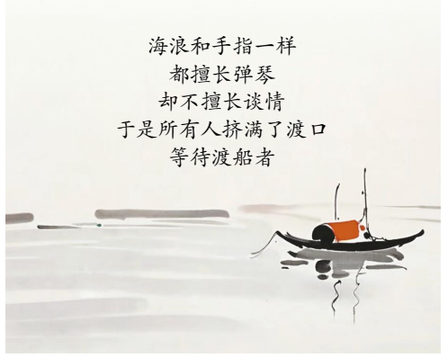
徐小泓（福建厦门）

我看见
明亮的暮色中
孤独的行走者
已经离海天的边际不远
有人唱着歌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
可以隔岸翻阅
也没有一匹骏马
如一座岛
可以从一个海峡打马而过

关闭过往
小猫的爪子紧紧挠住时间
翻滚的气息在远处
我在杨桃院子捡拾龙眼
掉落一地梦境

海浪和手指一样
都擅长弹琴
却不擅长谈情
于是所有人挤满了渡口
等待渡船者



百花洲

投稿邮箱：ncrbbhz@163.com

本栏目稿件在洪观新闻客户端同步刊发

生活笔记

银杏叶落满那条街

■南坡翁（青海西宁）

城东那条街，名字就叫银杏街。街是旧的，两排银杏也是旧的，据说栽种的历史有百来年了。

十一月初，叶子开始黄了。先是枝头零零星星的几片，像谁不小心打翻了的调色盘，溅了几点柠檬黄在墨绿的底子上。过不了一星期，整条街就都成了金黄的。风一过，扇形的小叶子打着旋儿往下飘，不慌不忙的，真像无数枚金黄的铜钱从天上撒下来，只是这铜钱是软的，是轻的，还带着一股子太阳晒过的、暖烘烘的香气。

清洁工老周不急着扫，他的三轮车就停在街口的歪脖子树下，车斗里搁着扫帚、簸箕，还有一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劳动模范”四个红字，字都掉了一半。这会儿他正靠着车斗抽烟，眯着眼睛看那些叶子往下落。烟是普通的烟，抽一口，吐出来的烟圈慢悠悠地往上飘，和着叶子一起飘。有人催他：“老周，该扫了，一会儿领导来检查。”老周把烟屁股掐灭在车斗边上，说：“急什么？让它们多待一会儿，好看。”又补一句：“我扫了三十年街，还就差这一会儿？”来人笑笑，走了。

叶子起先薄薄铺了一层，像地毯刚铺了个底子。踩上去沙沙响，是那种脆生生的响，像咬一口秋天的苹果。孩子们放学了，专门绕到这条街上来踩，两脚并着，一跳一跳地往前蹦，沙沙沙，沙沙沙，声音连成一片。有个小男孩摔了一跤，也不哭，索性趴在叶子里打滚，滚了一身金粉似的，他妈妈追过来要打，他爬起来就跑，浑身上下簌簌地往下掉叶子，像一棵会走路的银杏树。

过了两天，落下的叶子变厚了，没到脚踝了。踩上去不是沙沙响了，是噗噗的，闷闷的，像踩在一床旧棉被上。有个老太太蹲在路边捡，专捡那些完整的、没斑点的，一片一片地码在手心里，码得齐齐整整。我问她做什么用，她说：“缝个枕头芯，治失眠。”又说：“我老伴儿失眠三十年了，什么安神药都试过，就这个管用。”我说：“那得捡多少呀？”她笑了，眼角的皱纹像银杏叶的边：“不急，一天捡一点，捡到叶子落尽，差不多就够了。”她说着，又蹲下去，像在沙滩上捡贝壳的孩子。

老周把叶子扫了，扫成一个个小堆，用三轮车运走。运走的时候，他走得慢，车斗里的叶子一路飘飘洒洒地往下掉，像一条金色的尾巴跟着他。我问他：“舍不得？”他说：“舍不得也得扫啊，不然明天雨一淋，踩烂了，人滑倒怎么办？”顿了顿，又说：“不过我把那堆没扫完的留着，等天黑了再扫。天黑之前，再让它们好看一会儿。”

后来老太太的枕头芯缝成了，她专程来给我看，粗布的套子，鼓鼓囊囊的，隔着布都能闻到一股银杏叶特有的苦香味，不浓，淡淡的，像秋天下午三四点钟的光。她说：“昨晚睡了六个钟头，中间没醒。”又说：“明年这时候，还得来捡。”

我看了看那条街，叶子已经落得差不多了，剩几片挂在树梢上，在风里颤巍巍的，像几枚不肯落地的钱。老周坐在车斗上抽烟，搪瓷缸子搁在膝盖上，缸子里的茶还冒着热气。天渐渐暗下来，路灯亮了，灯光照在剩下的那堆叶子上，金灿灿的，像一小座金山。

明年这个时候，叶子还会再落的。我想。

11月2日，在山东省荣成大天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鹅湖，成群大天鹅迎着晨光在湖畔或漫步觅食、或追逐嬉戏，不时展翅飞舞，吸引不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观赏拍摄。图为摄影爱好者在拍摄大天鹅（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李信君 摄）

岁月悠悠

青石阶

■吕斌（广西南宁）

清晨五点半，整条街还睡着，唯有滴水声醒着。骑楼二层的瓦当上凝了一夜露水，坠下来，砸在青石板上，“嗒”一声，碎成八瓣。这声音我听了四十年，卖早粉的阿婆换了三任，蹲在阶沿削甘蔗的老人也只剩个背影，唯有那滴水日日准时，像老地标在晨光来临前，先把自己从头到尾念了一遍。

初来的人听不懂，他们只当骑楼老街是景点，拍照、打卡，把廊柱当背景板。可你若肯在青石阶上多坐一刻钟，便能听见这地标的语言。那是岁月攒了几百年的暗语，一层层，埋在脚底、墙根和瓦缝里。

第一句在脚底。青石板被踩了几百年，中间微微凹陷，凹出一道浅槽。雨天积了水，那槽便盛一汪月亮，行人走过，月碎了又圆。我问巷口剥花生的陈伯，这凹槽如何而来。他眯着眼笑，说那是无数赶早市的人，用脚掌一下一下磨出来的，“你数数，一个卖菜的，一日要在街上走多少个来回。”我从那天起才懂，地标的言语从不上碑文，它写在人的脚底，被一代代人磨得发亮。

第二句在墙根。骑楼的青砖缝里长满细密的青苔，像给老墙穿了件绒衣。最奇的是东墙下那棵榕树，气根垂下来，扎进砖缝，几十年工夫，竟把一段墙抱住了，树皮与砖纹长成一体，分不清谁是树、谁是墙。老话讲“榕不过墙”，可它偏要犯这个忌，用千万条气根，把沉默的老墙拥进怀里，缠绵得像一封写了几十年的情书。

第三句在瓦当。骑楼屋檐的瓦当是旧式的，烧着莲纹和福字，雨水顺着滴子流下，千年如一日地敲着阶沿。我小时候总爱趴在窗台上听，那雨声不急不慢，像外婆摇蒲扇的节奏。后来才知，古人管这檐头的水叫“溜”，管承接它的石槽叫“承溜石”，一溜一承，原是房子与天地的一问一答。如今楼里的住户大都搬空了，瓦当仍守着老位置，等一场雨来，替整条街说那永不完结的旧话。

老话讲“树有树语，石有石语”，这话我原先不信，直到去年，老街挂出拆迁的红布条。那几天我日日去走，才发现青石阶说起话来，竟是这样急。凿子的声音响起来时，第一块青石板被撬起，底下露出黑黝黝的土，还有一截不知哪年埋下的断砖。围着的人都说，“这街要没了”。可我想起归有光写他家的老屋：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树会替他守着记忆，一守就是几十年。

人这一生，总要有一两处地标替他说话。年轻时我们嫌它旧、嫌它破，急着往前奔，要去看更大的城；等到走遍南北回头看，才发现最想回去的，还是那条青石阶、那棵抱墙的榕树、那一溜檐头水。它们不说话，却替我们记着所有来路。你问它冷暖，它便从砖缝里渗出一滴青苔水珠，凉凉的，正合你此刻的心境。

青石板一块块被运走了，听说要砌进新修的仿古街。可地标的言语是搬不走的，它早在被磨亮的凹槽里、被榕树抱住的墙根里，写满了这一城人的旧梦。将来若有孩子在新街上问，这台阶怎么凹了一块，那时便会有个像我一样的老人，蹲下身，指着那浅浅的槽，慢慢说——“这是老一辈，用脚掌一步一印，磨出来的话。”

历史回眸

欧阳修故里寻访记

■胡刚毅（江西吉安）

车子从永丰县城出来往西南走，山渐渐多了。沈江的水不宽，清清浅浅，在竹丛和古樟的缝隙里时隐时现，像一条被人随手搁在山谷间的青布带子。一个多钟头后，地势忽然松下来，一片田畴铺开，沙溪镇就到了。

镇子不大，街面是寻常南方山乡的样子。往边上走，拐进一条安静的巷子，会撞见一扇门，门楣上刻着“西阳宫”。走进去，最先让人愣一下的，是它跟一所中学挨在一起，或者说，它就在欧阳修中学的院子里。上课铃响的时候，铃声越过老墙传过来，和殿角的风铃声搅在一处，分不清哪一声是新的，哪一声是旧的。

宫的右殿是沈冈阡表碑亭。碑立在亭子正中，上下漆黑，字迹却清清楚楚。正面是欧阳修亲手写的《沈冈阡表》，一千多字，追念他的父亲和母亲；背面刻着欧阳氏的世系，密密麻麻的名字一路排下来。这碑在沙溪待了将近一千年。欧阳修写它时，人在青州。昔人已去，碑却还在，安安静静地立在这座乡村殿宇里，被一个叫欧阳水秀的老人照看了几十年。据称，她是欧阳修的后人，每天开门、扫地、擦碑，做的是极平常的事，平常到让人觉得，这块碑与其说是文物，不如说是这户人家留下来的旧物，后人守着它，天经地义。

欧阳修应该对沙溪的记忆不算多。他四岁没了父亲，母亲带着他投奔叔父，真正在沙溪度过的日子是零碎的。但沙溪留住了他人生里两段最沉的归程：四岁随母扶父亲灵柩回来，四十七岁又扶母亲的灵柩回来。沈江的水两次载过他的哀恸。后来他在北方做官，想起这片山水，写过一句“为爱江西物物佳，作诗尝向北人夸”，夸的不过是枫叶稻花之类寻常东西。一个在外面飘了大半辈子的人，肯把故乡的稻花拿出来向人炫耀，那份心思，沙溪是领了的。

碑正面的文字里，欧阳修写母亲的内容，说到他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纸笔，是母亲用芦苇秆在沙地上画着教他认字。这故事后来被人简化成“画荻教子”四个字，念得三岁小孩都会背。可你站在碑前，看那些刀刻的字一笔一画嵌在石头里，就觉得那不只是四个字，那是一个母亲蹲在沙地边上，手把手教儿子写字的一个又一个下午。那些下午堆起来，堆成了一个文化大家。碑的背面是世系图，从祖父欧阳偃迁到沙溪起，一代一代往上排。欧阳修自己一辈子东奔西走，可他把父母的灵柩都送回了沙溪，把自己的名字也嵌进了这块碑背面的世系图里。人走得再远，最后还是要回到一个地方去。

出了西阳宫，在镇上随便走走。沈江边还有一条老街的痕迹，窄得两边的屋檐几乎要碰在一起，从前叫“月亮街”。河下村的老屋还在，青砖灰瓦，门楼上的字被风雨磨得只剩轮廓。田里的稻子该绿的时候绿，该黄的时候黄，跟欧阳修诗里写的没有太大分别。

沙溪的好，大概就在这里。它没有把欧阳修供成一个高高在上的名字，而是让他留下的东西继续待在日子里头。碑在亭子里，亭子在学校里，学校在田和江的中间。该上课上课，该涨水涨水，该割稻子割稻子。一个人被记住的方式有很多种，沙溪选了最不声张的那一种——耕读。

回县城的路上，车子又从田畴里穿过去。稻田连着稻田，远处山脚下有炊烟升起来，细细一缕，被风一吹就散了。我想起《沈冈阡表》里那句“为善无不报，而迟速有时”。做好事总会有回报，只是时间早晚不一样。沙溪人做了一千年，做成了习惯，做成了日子。一块碑立在那里，有人来看，有人来擦，有人远远地念一句“欧阳永叔”，这就很好了。

南昌日报社出版 地址：南昌市丰和北大道269号 邮政编码：330038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601004000040 印刷单位：江西新华报业印务有限公司 零售：每对开张0.5元 新闻热线：0791-86865326 广告热线：0791-86865107